

...m, especially as it is
no means hopeless to ex-
to make a machine for
by any difficult mathemat-
problems. But you must
A good step by step. I think
i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o do.

中国符号学丛书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万物皆符号
第一性初无定质
第二性不期而遇
第三性思而永存

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

C. S. Peirce and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王俊花 著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四川新华文化公益基金会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符号学丛书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万物皆符号

第一性初无定质
第二性不期而遇
第三性思而永存

第一性初无定质

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

C. S. Peirce and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王俊花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天舒
责任校对:吴近宇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 / 王俊花著. —成都: 四川
大学出版社, 2017. 12

(中国符号学丛书 / 赵毅衡, 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90-1506-5

I. ①皮… II. ①王… III. ①美学史—研究—中国—
古代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4336 号

书名 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
Piersi yu Zhongguo Gudian Meixue

著 者 王俊花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506-5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插 页 1
印 张 14.2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作者简介

王俊花，1993年获河南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15年获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发表的主要作品和译作有《故事片中的看见、相信与“认知”》《大片——一切休戚相关，并非无往不利》《鲜活的记忆》《改编剧本》《多元化的一代》《生命如屋》《看电影的生力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与女性观众》《背叛与拯救——李安对中国“家庭”观念的诠释》《拍电影：导演技巧入门》《爱是妥协》《媒体文化与教育》《观赏且信服》《从放映机到检阅式》《类型与好莱坞》《英雄：地狱的不速之客》《流行故事中的英雄》《〈红楼梦〉前言》《女皇乎？女人乎？》《〈声无哀乐论〉与皮尔斯现象学》《以三为体，以阴阳为用——〈易经〉与皮尔斯现象学》等。

前言

皮尔斯是符号学之父，他所创立的符号学和现象学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现象学是符号学的基础，只有理解皮尔斯现象学的三位一体，即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的不可分解，才能理解皮尔斯符号学的三位一体的种种三分。本书采用皮尔斯现象学和符号学的独特视角，选取儒、道、禅三家及艺术史上几部代表性的经典，深入剖析各家所独具的现象学和符号学内涵。

具体而言，本书由以下七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 以三为体，以阴阳为用——《易经》与皮尔斯现象学

《易经》不仅为群经之首，也堪称世界难解之谜。长期以来，《易经》一直被误读为二元论哲学，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易经》的现象学内涵一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有着直接的关联。好在近些年来思想界已经逐步打破了这种禁锢，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其本然的面目。对照皮尔斯现象学，征引古文献及考古发现，我们将发现《易经》是先民关于不可还原、不可分解的三位一体的现象学哲学的表征。还原《易经》三位一体的现象学本来面目，将对中国的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的价值重估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阐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将对世界哲学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式重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二章 如何言《诗》方得通论——《诗经》与皮尔斯

《诗经》注疏汗牛充栋，方玉润仍感慨“古今说《诗》之难得通论也如此”，并且说“讲学家不可言《诗》，考据家亦不可言《诗》”，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言《诗》？本书将试以《关雎》为鹄的，运用皮尔斯符号学及连续主义理论，一探心灵连续性的秘密，揭示人格同一的核心要素，奠定“同心”的交流本体地位，求索美的永恒性。

第三章 孔子与皮尔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现象学和符号学解读

现象学是哲学和全部科学门类的基础，可作为解读孔子思想的一把钥匙。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的这根线索究竟在哪里呢？运用现象学的视角，就是要把这条若隐若现、明灭不定的线索给挖掘出来，让孔子的哲学体系重现灵魂、圆满和生气。“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其实是孔子全部哲学教义的总纲，是孔子有关存在（being）的现象学隐喻。“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完美地阐释了皮尔斯有关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的现象学神髓，完整地透露了孔子有关宇宙人生的消息，是孔子全部哲学大厦的基础，是孔子思想人格的大脑和心脏，是贯穿孔子自然与社会、道与德的观念的血脉，是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交互作用的完整的符号过程。

第四章 庄子与皮尔斯现象学——《逍遥游》与《齐物论》的现象学解读

用皮尔斯现象学来解读庄子，将展现出“being”幽深的现象学和连续主义内涵。《逍遥游》的意旨根本无关乎“小大之辩”，而是试图彻底摆脱“existing”的现实存在的限制，而臻于“being”的完整的存在方式。庄子的哲学观，历来被视为极端相对主义，尤以《齐物论》为代表。这种看法其实源自郭象、成玄英诸公对庄子的误读。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超越二元论的。如果说《逍遥游》一意于第一性的质的无限回溯、无限倒退、无限回归的话，那么《齐物论》则专注于探索第一性呈现的途径，即连续主义。

第五章 《声无哀乐论》与皮尔斯现象学

《声无哀乐论》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篇旷世奇文，但对文本的解读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声无哀乐论》的美学及哲学内涵远未揭露出冰山一角，其在中西美学史及哲学史上也远未得到它自身应得的地位和尊重。本书以皮尔斯现象学和符号学为参照，细绎《声无哀乐论》所揭示的深刻的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范畴内涵以及符号在美感中的作用，从而解蔽《声无哀乐论》，彰显《声无哀乐论》的独特的质，重估《声无哀乐论》在中西美学史及哲学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第六章 《坛经》与皮尔斯符号学——《坛经》的符号学解释

惠能与神秀的顿渐之争，其实质是一场有关符号性质的争论，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符号学理论解析。“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所强调的是第

三性的要义。禅宗“不立文字”的教义，并非弃绝符号，恰恰相反，正是将了证符号的表象功能强调到了极致，但这种符号并非索绪尔意义上的狭义的符号，而是皮尔斯意义上的广义的符号，具体到宗教，即皮尔斯所说的有关“生命之道的戒律”。

第七章 郭熙的符号三角

钱锺书先生是第一个发现皮尔斯符号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内在联系的人，但似乎应者寥寥。其实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很明确的有关符号三角的描述，远远不止钱先生所提到的几处。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所说的“身即山川而取之”是对符号三角关系的典型陈述。“真山水”是郭熙对美符号三角关系中“对象”的美学概括。“林泉之心”是创作符号三角中符号的助产士，也是解释项即画作诞生的前提。“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的美学命题，揭示了绘画艺术的符号学真谛。最后，分析了“远”的符号学解释：“远”首先是一种像似符号，其次是一种指示符号，最后是一种象征符号。

是时候回到“以三为体”了。“以三为体”不是皮尔斯或中国古圣先贤的个人发明，而是尊重和再现了人类头脑（不仅是西方人，中国人亦然）倾向于三分这样一个事实。“以三为体”奠定了古代和现代、西方和东方、自然与人类符号过程无限衍义的基础。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皮尔斯之谜	(1)
第二节 三分非三分，浑然忘其真——皮尔斯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本书因缘	(8)
第四节 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	(13)
第一章 以三为体，以阴阳为用	
——《易经》与皮尔斯现象学	(16)
第一节 《易经》阐释应从何处入手	(16)
第二节 经卦卦象与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	(17)
第三节 经卦止于“三”与皮尔斯定理	(28)
第四节 《易经》以“三”为体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35)
第二章 如何言《诗》方得通论	
——《诗经》与皮尔斯	(45)
第一节 何以古今说《诗》难得通论	(45)
第二节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与连续论	(47)
第三节 “窈窕淑女”是谁：人格论	(53)
第四节 “窈窕淑女”今在否：不灭论	(56)
第三章 孔子与皮尔斯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现象学和符号学解读	(80)
第一节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正解何在	(80)
第二节 水与第一性	(84)
第三节 山与第二性	(96)
第四节 乐与第三性	(104)

第五节 山水作为一体：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亭台楼阁 作为符号·····	(113)
第四章 庄子与皮尔斯现象学	
——《逍遥游》与《齐物论》的现象学与符号学解读·····	(123)
第一节 《逍遥游》何谓·····	(123)
第二节 《齐物论》真义何在·····	(128)
第五章 《声无哀乐论》与皮尔斯现象学 ·····	(145)
第一节 “历世滥于名实”：嵇康与皮尔斯的拯救·····	(145)
第二节 “和声无象”与第一性·····	(147)
第三节 “声音动人有猛静”与第二性·····	(151)
第四节 “哀心有主”与第三性·····	(155)
第五节 “神妙独见”：直觉、内省与符号·····	(159)
第六节 “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无为与解释项·····	(163)
第六章 《坛经》与皮尔斯符号学	
——《坛经》的符号学解释·····	(168)
第一节 菩提本无树与符号的表象功能·····	(168)
第二节 仁者心动与第三性·····	(177)
第三节 世间觉与生命之道的戒律·····	(183)
第七章 郭熙的符号三角 ·····	(191)
第一节 符号三角的发现·····	(191)
第二节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的符号三角·····	(194)
第三节 “远”的符号学解释·····	(203)
结 论 ·····	(205)
参考文献 ·····	(211)
跋 ·····	(220)

绪 论

第一节 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皮尔斯之谜

皮尔斯是一个天才，既拥有天造之才，就难免恃才傲物，由此晚年内外交迫，困顿失所。皮尔斯曾经不无惋惜地批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在构筑其宏伟的哲学玄思大厦时遗忘了深刻的第二性，而他本人则在现实生活中因不屑而体验了尤为刻骨铭心的第二性。

首先，皮尔斯生前身后，屡屡为人所误解。抛开种种细节不谈，单是称谓就让人头疼。首先是他自己的名字。据他本人讲，“Peirce这个名字，仅仅是Peter的一个变体，被给予数不清的互不相干的卑微个体”^①。“Peirce”正确的发音，应该读如“/pə:s/”，这声音英美人听起来像钱袋，中国人听起来也不那么上口。最权威的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也将此词读作“/piəs/”^②，大陆学者“皮尔斯”“皮尔士”混叫不止，与此不无关系。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③孔夫子所言“名”当然广矣大矣，然则姓名无论如何总也归于“名”下，一见面就叫错别人的名字，总归大煞风景，对生者死者均为大不敬。

其次是符号学本身。皮尔斯虽被视为符号学之父，但人们对他的符号学术语的拼写和发音却存仁智之见。一般认为，“符号学”的拼写为“semiotics”，发音为“/semi'otiks/”。终其一生致力皮尔斯研究的学者，也是《皮尔斯文

^① Brent, Joseph, *Charles Sanders Peirce: A Lif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98, p. 30.

^②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464页。

^③ （宋）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06页。

集》的编撰者——费什，则大不以为然。他从语源学的角度考证认为，皮尔斯符号学的大部分术语来源于拉丁文，拼写和发音都不成问题，只有这个学科本身以及它所研究的对象，他使用了两个希腊术语的英文形式，致使拼写和发音都成了棘手的问题。对于“σημειωσις”、符号行为、符号操作或运转、符号一解释，或从符号做出推断的行为，皮尔斯使用了两个英文形式：“semiosis”和“semeiosis”。关于前者皮尔斯告诉我们，“e”和第一个“i”发长音，重音落在“o”上（CP5.484）。可是，皮尔斯没有告诉我们“semeiosis”的重音放在哪里，但是费什认为皮尔斯会把它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读作“my”。至于“semiosis”的复数形式，皮尔斯使用“semioses”（CP 5.489）。对于符号过程的“σημειωτική”、门类，或科学，或学说，或一般理论，皮尔斯使用了“semeiotic”，不常用“simeiotics”或“semiotic”，很少用“semeotic”，从来不用“semiotics”。为了告诉我们他所选择的形式如何发音，他把它标记为“sēmeiōtic”（MS318: 52）。他所持的如此拼写和发音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没有任何理由把逻辑写作“logics”，或把修辞学写作“rhetorics”，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把符号学写作“simeiotics”或“semiotics”。第二是拼写和发音都是语源学的标志；也就是说，应该清清楚楚地标明它来源于希腊语“σημειωσις”（符号），而不是来源于拉丁文“semi-”（半）。“semeiotic”不存在半途而废，它的所有关乎符号，它关乎所有的符号。“semeiotic”中的“o”应该发长音，因为它之后有一个希腊字母“omega”，而不是一个“omicron”^①。所以，除引述之处，费什坚称只使用“semeiosis”和“semeiotic”，并邀请读者跟他一起大声读“See my o, sis”和“See my o tick”，且声称他从不相信皮尔斯会把后者读作“semmy-AHT-ick”。为加深读者的印象，他甚至还虚构了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与他的姐姐做互动游戏的一系列画面：“See my O, sis!”（semiosis）、“See my O, see!”（semeiosis）、“See, my O sees!”（semioses）、“See my O tick! Hear the clock tick, but see my O tick!”（semeiotic）。托马

^① “omega”为希腊语的第二十四个字母，相当于英语的长“o”；“omicron”为希腊语第十五
个字母，相当于英语的短“o”。

斯·A. 西比奥克和 L. 罗密欧也做过符号学语源探讨^①。

第三是实用主义。皮尔斯对实用主义 (pragmatism) 一词在他的同道及文学杂志中的不严谨使用深感不满。实用主义三剑客皮尔斯、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其实是三驾马车各行其道。皮尔斯终生的好友威廉·詹姆士将“实用主义” (pragmatism) 的发明权赋予了皮尔斯, 但二人在实用主义旨趣上大异其趣, 在哲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各个方面都存有很严重的分歧^②。身为皮尔斯的学生, 杜威可谓春风得意, 并后来者居上, 但皮尔斯对其不无微词^③。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他本人自称为“工具主义”, 后人称之为“工具主义”“实验主义”“经验主义”“机能主义”“自然主义”等。仅仅从称谓上也足见二人哲学思想之判若鸿泥。皮尔斯为了摆脱同道及文学掣肘之烦, 不得不吻别自己的孩子“pragmatism”, 因为它已经被无情滥用, 而重新自创了一个新词来命名他自己的实用主义, 这就是“pragmaticism”。皮尔斯不无苦涩地调侃: “这个词奇丑无比, 不会遭人绑架。”^④

第四是现象学。皮尔斯为自己的现象学进行了专门命名。绍特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中引证施皮尔格尔贝格 1957 年和 1965 年及克劳泽 1977 年有关皮尔斯现象学与大陆现象学的讨论说: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一词由兰伯特于 1764 年首创, 后来经康德, 再后来由黑格尔使用。胡塞尔在印刷品中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是在他 1900 年 1 月出版的《逻辑研究》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第二卷中, 早于皮尔斯一年。但是不能确定皮尔斯是否读过这本书, 也没有证据表明两位哲学家是否互通声气。当皮尔斯首次使用 ‘phenomenology’ 一词时, 他提到了黑格尔。那是在 1902 年。1904 年, 他转而使用 ‘phaneroscopy’。使用 ‘phaneroscopy’ 这一术语会很方便地将皮尔斯的探究理论与胡塞尔及其门徒的 ‘phenomenology’ 版本区别开来。”^⑤ 皮尔

① Fisch, M. H., *PEIRCE, SEMEIOTIC, AND PRAGMATISM: Essays by Max H. Fisch*, Edited by Kenneth Laine Ketner and Christian J. W. Kloese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86, PP. 321-355.

② CP5. 3, 皮尔斯在《哲学与心理学辞典》中对詹姆士的《相信的意志》《哲学观念与实践效果》有过点名批评。CP8, 55-90, 皮尔斯对威廉·詹姆士《心理学原理》的评论; 249-315, 致威廉·詹姆士的数封信。

③ CP8, 188-190, 皮尔斯对杜威《逻辑理论研究》的评论; 239-244, 皮尔斯致杜威信。

④ EP2: 335.

⑤ Short, T. L., *Peirce's Theory of Sig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0-61.

斯认为，现象学是一门观察科学，不受制于实在，不拘时，不拘地，只关注形式本身。

最后是美学。皮尔斯对美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美学的传统定义“美学即有关美（beauty）的理论”太偏狭，严重损害了这一科学。皮尔斯说，“美”的概念仅仅是这一科学的产物，是企图抓住美学想要阐明白的东西的一次非常不够好的尝试。伦理学追问所有的努力应该指向什么目的。这一问题的解答明显依赖于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抛开努力不谈，我们会喜欢怎样的体验。但是为了说清楚纯粹的美学问题，我们应该把它排除掉——不单单是有关“努力”的一切思虑，而且是有关“作用”与“反作用”的一切思虑，包括我们所接受的“欢愉”的一切思虑，一言以蔽之，属于“自我”与“非我”对抗的一切东西。我们的语言中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希腊语 {kalos}，法语“beau”，只是勉强凑合，远未直击要害。“fine”是蹩脚的替代。“beautiful”则更坏，因为存在（being）的一种方式即 {kalos} 本质上依赖于一种根本不美的质。然而，也许“不美之美”的措辞算不上糟糕透顶。而且，“beauty”太肤浅了。如果使用 {kalos} 一词，美学的问题是这么样子的：在呈现的瞬间，{kalos} 是一种什么样的质？（2.199）^① 皮尔斯为“美学”拟定了一个专门术语：“esthetics”，有别于通行的“aesthetics”。（1.574）^② 至于皮尔斯的“esthetics”在他的思想和整个美学传统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③，尚有待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探讨。

① Peirce, C.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ume I—VI, 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35; Volume VII—VIII, edited by Arthur W. Bur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② Peirce, C.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ume I—VI, 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35; Volume VII—VIII, edited by Arthur W. Bur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③ Parret Herman, *Peirce and Value Theory: On Peircean Ethics and Aesthetic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1994.

第二节 三分非三分，浑然忘其真——皮尔斯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对皮尔斯手稿的整理研究迟迟没有起步，直到1923年才出版了由莫里斯·拉斐尔·科恩编辑的第一本哲学文集《偶然性、爱与逻辑》，文集后附有约翰·杜威写的《皮尔斯的实用主义》。1931年出版了《皮尔斯文集》第一至第六卷，1958年又出版了第七至第八卷，简称“CP”，目前有电子版可供查阅。后续出版的皮尔斯文集主要有CN、EP、HP、NEM、PMSW、PPM(HL)、RLT、SS、W、CLL、LI、PSWS、PWP、SIL、SW等。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于1971—1972学年成立了实用主义研究学院，是美国最早的皮尔斯生平和作品研究中心，宗旨是促进皮尔斯生平和作品研究，扩大他的持久的跨学科的影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1976年专门启动了一个“皮尔斯编辑工程”(Peirce Edition Project)，按编年史体例编排，由马克思·H. 费什担任主编。这是目前工程最为浩大、搜罗最全面的皮尔斯出版项目，1981年至今已出版七卷(Volume I、II、III、IV、V、VI、VIII)(第一、二、三、四、五、六、八卷)，计划出版三十卷。

西班牙那瓦拉大学1994年成立了皮尔斯研究会，旨在推动皮尔斯作品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研究，相信他的思想可以为21世纪的文化、科学及哲学问题提供关键的洞察。芬兰赫尔辛基形而上学俱乐部2001年2月开辟了COMMENS网站，可以方便查找皮尔斯哲学和符号学的数字资源。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提及皮尔斯并有引述，但未辟专章介绍。塞缪尔·斯顿夫《苏格拉底到萨特：哲学史》在“实用主义”一节对皮尔斯的生平、意义理论、信仰的作用、方法要素做了详细评介。西比奥克是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先驱和主将，他的著作不胜枚举，如*The Play of Musement*, *A Sign is just a Sign*, *The Sign of Three*, *Global Semiotics*等，他在理念上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如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概念等。费什的结集《皮尔斯、符号学与实用主义论文集》集其一生研究精华，对皮尔斯生平、交游、著述以及皮尔斯从唯名论向唯实论的转变、希腊哲学对其晚年哲学的影响

做了深入研究，并对莱布尼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与皮尔斯的哲学体系做了对比，对皮尔斯符号学的一般理论也做了专门探究。热拉尔·德勒达勒《皮尔斯的符号哲学》；集五十余年研究精华，对皮尔斯符号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皮尔斯符号学的概念和应用、比较符号学以及比较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杜格拉斯·亚瑟·格林李于1964年提交了博士论文《皮尔斯的符号理论》，这是见于博士论文中的最早系统论述皮尔斯符号理论的研究成果。约瑟夫·布伦特早在1960年就完成了有关皮尔斯的传记论文，但由于哈佛大学哲学系直到1991年年底才许可作者接触四箱皮尔斯生平材料以及引用皮尔斯的书信集及其他重要材料，导致事隔32年之后才终于得以出版《皮尔斯传》(*Charles Sanders Peirce: A Life*)。作者自言想营造“一种强烈的皮尔斯在场感觉”，因而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点使得这部传记具有恒久的超常魅力。肯尼斯·莱恩·凯特纳的传记小说《他的玻璃般的本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自传》(1998)补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很有参考价值。约翰·迪利的《符号学基础》几乎就是皮尔斯符号学的专论，并在皮尔斯符号学和西比奥克符号学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绍特的专著《皮尔斯符号理论》是迄今最为全面系统的评述皮尔斯符号理论的著作，不仅梳理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哲学渊源，而且剖析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发展阶段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解析了皮尔斯符号学与皮尔斯现象学的关系，辨识皮尔斯的符号定义及分类的价值，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事实上超出了人类思维意识的樊篱，扩及整个宇宙进化过程。客观性的结构存在于无限延展的科学共同体之中，而不存在任何不证自明的直觉。《皮尔斯符号学说：理论、应用与联系》是1989年哈佛大学举办的皮尔斯15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的论文结集，汇集了全世界最杰出的皮尔斯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前五部分集中探讨皮尔斯符号学，第六部分讨论符号学与美学，第七部分研究哲学、语言学与符号学，第八部分论述符号学与解释学。约翰·K. 谢里夫的《意义的命运》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意义的命运”，第二部分论述“意义是一种三元关系”，也就是说第二部分是皮尔斯符号理论专论，作者把艺术、批评、理论分别归于“可能性符号”“事实符号”“理性符号”，视野之宏阔是前所未有的，后来者恐怕也很难超越这一格局，同时也是把皮尔斯现象学与符号学结合为一体的经典范例。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简述之。

1996年至2005年,共出版皮尔斯研究专著96部;2006年至2015年,共出版皮尔斯研究专著114部,目前总计有杂志系列30种,中心学会等53个。皮尔斯符号学更能切合艺术的本质和成长的需要,这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皮尔斯符号学近年来也在逐步向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渗透,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广告学、影视学等,各个门类都在大力汲取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思想。

二、国内同行研究现状

赵元任先生早在1926年上海《科学》杂志上就提出“符号学”之名。中国符号学诞生伊始,可谓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的符号学研究热情逐步高涨,各种研究机构亦如雨后春笋。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5月,迄今已举办了十二届,地点分别在苏州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于2008年12月成立了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创建“符号学论坛”网站,出版《符号与传媒》半年刊及“中国符号学丛书”“符号学译丛”等。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于2007年4月成立了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创办了国内唯一的一本英文版符号学杂志《中国符号学研究》,开设了专门的网站。华裔学者李幼蒸先生更成立了首个人符号学网站。近年来皮尔斯符号学的研究尤其成为热点。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之《全晋文》卷九七中对皮尔斯的三价符号说与陆机《文赋》的“文意物”论做了对比,并征引了古今中外的相关论述,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学界对皮尔斯的关注。郝长堃先生翻译了科尼利斯·瓦尔的《皮尔士》;涂纪亮、周兆平精选翻译了皮尔斯的28篇重要论文,以《皮尔斯文选》之名于2006年12月出版。这两部书至今也是研究皮尔斯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涂纪亮先生在他的专著《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美国哲学史》中对皮尔斯哲学及符号学做了系统评述。郭鸿在《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2008)、《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外语研究》2004年第4期,总第86期)中对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哲学基础及要义做了简要分析。国内学者对皮尔斯符号学推广力度最大的要数四川大学符

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的赵毅衡先生，他的专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对符号的构成、符号过程、任意性与理据性、符号表意等做了精彩的阐述和推演，对皮尔斯三价符号关系及钱锺书先生的评述做了重点推介和再评述；他与胡易容合著的《符号学—传媒学词典》也为皮尔斯专设了大量词条。赵毅衡先生甚至呼吁“富于符号学思维传统的中国，在今日已经成为符号学大国，已到了建立中国符号学学派的时候”。新生代的研究者也渐渐崭露头角。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张留华，他的着眼点在于皮尔斯哲学的逻辑面向；上海交通大学的汪胤，其着力点则在于皮尔斯的现象学诠释及其融通；南京师范大学的季海宏在他的博士论文《皮尔斯符号学思想探索》中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皮尔斯符号学观点克服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缺点，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人文性、历史性和解释能力，最后一章用皮尔斯符号学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文学性、陌生化、文学作品表现手法、文学创作—批评—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四川大学的赵星植的译著《皮尔斯：论符号》是皮尔斯论符号手稿集成的第一个中译本，且收录了李斯卡的专著《皮尔斯符号学导论》，可谓皮尔斯研究的“及时雨”。

第三节 本书因缘

一、皮尔斯为何会与中国古典美学结缘

深入探究皮尔斯符号学是重估中国古典美学的需要，是建立中西汇通的美学体系的迫切要求，也是改逃避为直面、积极回应传媒时代挑战的途径之一。美学应该作为时代的前导与风向标，更应成为人类的精神伊甸园。人类的精神伊甸园永远在不断构筑、不断拆毁、不断重建，但正如皮尔斯所指出的，人类是一个共同体，科学家是一个共同体，人类思维必须依赖符号，须臾不可分离，因此符号是人类精神伊甸园的主人。离开符号，思维与精神将沦为虚空；离开符号，人类的自我也将无处现身、无处安置。传媒时代符号的作用体现得更为重要，因为传播的要义就在于符号链的无限延伸。不仅如此，皮尔斯符号学还指示了一切的可能性和未来性，是人类消除怀疑、确立信念的必然过程；从连续性上看，也必将超越人类文化的狭隘视域，而涵盖整个宇宙史的变迁。